

王天心著

白求恩大夫



開明書店



我們的書第一八種

白求恩大夫

主 夫 心 著

開 明 書 店

白求恩大夫

每冊基價一・五〇

庚(恩1869)

著 者 王 天 心

出版者 閱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

發行者 閱 明 書 店

印刷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新大沽路383弄32號)

1950年12月一版(滬1—20000)

18P 32K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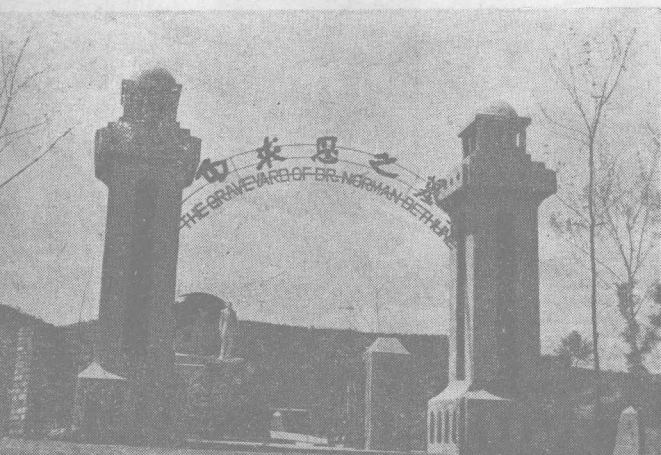


白求恩和八路軍哨兵



白求恩在工作中

白求恩死了



白求恩的坟墓

他爲啥來中國？

白求恩大夫來到我們中國的這一年，剛好是五十歲。他已是年紀半百的一個老頭子了，做事的精神卻比年青人要強得多。

一八八八年，他生在加拿大多倫多地方，五十歲當中，有長長的二十五年做着醫療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纔二十五歲，便在歐洲戰場上服務了。大戰結束，他回到加拿大，當加拿大空軍軍醫隊的隊長。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他參加了加拿大的志願軍去西班牙作戰，他擔任的是志願軍裏的醫療工作。他親自上火線去救護傷兵，去救護爲人類正義和平而戰的西班牙兄弟。後來，爲了想給西班牙政府軍進行醫藥募捐，他回到了加拿大，又到了美國。

他的外科技術是很高明的。他自己患着肺病，還是不斷地工作，並且研究肺病的醫療方法。他發明了很多種手術用具，碰到肺部生膿和生瘤的病人，他能夠把整個一葉肺取出來，挽救病人的生命。他對輸血法也很有研究，是一個

難得的輸血專家。他的本領使他成爲加拿大第一等的外科專家，甚至英國的皇家學院外科學士會要邀請他去當會員——皇家學院的外科學士會會員是要世界上最有本領的外科醫生纔有資格去當的，這可見得白求恩大夫的外科技術是怎樣的高明了。但是，白求恩大夫對他自己的本領並不滿足，他不願意做一個普普通通的醫生。

他的家，自然在加拿大。他和他的妻子已離了婚，但是他仍舊時刻想到該幫助他的已離了婚的妻子，不使她在經濟上精神上感到困苦。他自己五十歲了，他還有個老母親，七十多歲的頭髮雪白的老母親。他很孝順他的老母親，母親更是疼愛他——這個年紀半百的老兒子。照理，他既然孝順他的母親，就該留在她老人家身旁了。可是他要把他的醫術更廣泛的拯救人類，他不能留戀他自己的家鄉。

就在他回加拿大預備給西班牙戰士募集醫藥費的那一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了，他被請託率領一個美國加拿大醫療隊到中國來。

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到了西北，就急於參加戰地工作，他渡過黃河，通過正

太路封鎖線，到達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晉察冀邊區。在這塊年青的抗日根據地上，他率領了他的醫療隊，在火線上，在後方醫院裏，在游擊區的老百姓的家裏，拚着他的命去醫治，去救護受了傷的指戰員的性命。他是個加拿大的本領高明的外科醫生，爲啥不在加拿大行醫，卻一會兒跑到西班牙去，一會兒又跑到中國來，在戰地上很辛苦地做醫療工作呢？他難道真是個怪人？

說「怪」嗎？卻也一點不「怪」。白求恩大夫有一付好心腸，很多年來，他在想着一個問題：怎樣能使他自己的本領爲更多的更苦的勞動人民服務？當他想通了這個問題之後，他已經是一個加拿大的共產黨員了。共產黨，是爲勞苦人民爭取幸福的政黨。共產黨要消滅封建主義，打倒資本主義，撲滅法西斯匪徒，保衛世界的和平民主，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共產黨說：「全世界的工農大眾都是親愛的兄弟，我們工農要翻身，要建立全世界全人類的永久和平幸福。」每一個共產黨員都這樣想、這樣做，白求恩大夫自然也這樣想、這樣做。

白求恩大夫自己說道：「這次到中國來，老母親一定不肯。她抓住我的手說：『你這個老頭子，你這麼大歲數了，你要到西班牙，你又要到中國去幹什

麼？」上一代的人是很難了解我們這一代的啊！雖然母親不讓我來，我還是要來，她就不說什麼了。她說我老了，應該留在家鄉，留在她的身邊。她不知道，法西斯沒打倒，我們的任務沒完成，我怎麼能留下呢？即使死了，死在哪個地方不都是一樣的嗎？」白求恩大夫就是這樣來到了我們中國的。

說得到就做得到

白求恩大夫鼻子高高的，眼睛藍藍的，身材長得很高，可是一點兒也不胖，頭頂上禿了一大塊，額角上有很多皺紋，這是他一生辛勤的表記。他到中國來，沒有想到要貪圖自己的舒服，吃喝住都隨和極了。他騎了一匹棕紅色的駿馬，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飛奔着，到這兒，到那兒。馬跑得飛快，可是他總恨馬跑得還不夠快，兩隻腳緊夾着馬肚子，加上一鞭，人和馬像一道箭那樣竄着，他心裏纔歡喜。

他說要什麼時候走，就在什麼時候走。他檢查各個軍分區的衛生設備，醫療傷員，跟實習人員講解技術，編醫藥衛生的書，做視察總結報告。這些工作，

把他纏得沒有一點兒空，往往一天只有二三小時的時間讓他睡眠。然而當他決定了明天什麼時候要走，就準會在那個時間以前爬起身來，預備好一切，準時出發。和他一起做工作的人，要是不知道他這個性子，就得挨他的責難。

他太辛苦了。工作人員顧慮到他的健康，要讓他多休息一天，一小時，甚至一分鐘也好；可是他自己完全不管這些。比如有人勸他：「下雨了，不要走了吧。」他的回答是：「下雨？下雨在前方打仗就不死人了嗎？我是軍區衛生顧問，我是巡視團團長，你們要執行我的意見纔對。孩子，去準備吧！今天一定走！」

白求恩大夫，他想到的是反法西斯戰爭，是受傷的戰士；他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健康，也不知道下雨和他有什麼關係，爲了他的使命是救人。他性子躁急，說走就走，從不接納人家不走的意見。

在火線上，掛了彩的戰士們被擡到離火線二三里路的醫療站裏，白大夫和他的助手們就在這兒等着他們，給他們治療。傷員慘痛的喊叫，血肉模糊的身體，更使白大夫性急。他診治了一個又一個。檢查傷口、取出子彈、上藥、包紮、

行手術、上夾板，他做得那麼快，又那麼好。

火線上的形勢更緊了，一顆砲彈落在手術室的後面，爆炸開來，震得地都動了，房子上的瓦片格格地響。砰！有一片瓦落在地上，打碎了。他的翻譯請求他移動一下，他回答說：「打仗就是這樣，我在西班牙的時候，比這更厲害，飛機大砲更多哩！做軍醫工作就是要和戰士在一起，犧牲了也是光榮的，怕什麼，做下去……」再催他，又是這麼一番話。他要等把所有的傷員的手術弄好了，而且讓擔架傷員的擔架隊組織好了，他纔肯走。當他說不走的時候，槍彈即使落在他身旁，還是不走的。爲了受傷的戰士，他忘掉自己的疲倦，看不到自己有任何危險，也從不肯接受人家要走的好意。

人們覺得他是一個固執的老頭兒。是的，他是固執的。不過他在有些地方卻絕不固執。夜行軍，要通過封鎖線了，誰都不許開腔，誰都不許吸煙，他就緊閉着嘴不說話，把他不離嘴邊的板煙熄掉。他有一個計劃要暗自實行的時候，軍區聶司令員來了電報，要他馬上去，他就只好打銷計劃，動身了。他看人的時候有些憑主觀，當他知道自己主觀弄錯了的時候，他會立刻改正。

某旅的一個姓方的衛生主任是農民出身，從小在家鄉安徽放牛，一個字都不識，十三歲上參加了紅軍，從勤務員、衛生員、護士班長、實習醫生，升到衛生主任。他的外科技術完全是從辛勤的理論學習和臨牀實習中得來的，他有一顆向上的心，只是根底太差了些。

白求恩大夫和方主任初見面的時候，因為方主任沒有在傷員施行手術後用上夾板，結果那個傷員不得不截去一條腿，所以他十分厭惡方主任，還當場教訓了一頓。後來他就拒絕方主任到他那裏學技術，認為這個人根本不堪造就。方主任難過得哭了起來。

好容易經人勸說後，白大夫纔收留了他。方主任苦苦的學習，終於使得白大夫滿心歡喜。白大夫認為這位方主任的技術不輸於任何一個著名醫科大學裏的畢業生。對於這件事，他自己責備自己說：「這是我的一個很大的錯誤，看人不能夠從表面上去看，也不能夠從一方面去看，更不能性急地斷定每一個人怎樣，……」

白求恩大夫對人很真誠，誰有什麼不對，當面就批評。人家備了豐盛的酒

席招待他，他說：「我覺得你們拿我當客人看待，太浪費，我感到很不舒服。」主人解釋一下。他更老實不客氣的說了：「我是來治療傷員的，不是來吃的。」這種爽直的性格，有時會使別人難受。對於工作人員的不盡心服務，他批評得更是不客氣。因此大家敬他、怕他，可是更愛他。

白求恩大夫五十歲了，人家叫他老頭子，他卻像小孩子那樣天真，和人家鬧了別扭，他事後會微笑着抱歉地說：「孩子，不要見怪我，我實在太疲倦了。脾氣不好，請原諒。」他想到就說，說了就做，不對勁就發脾氣，發了脾氣覺得不對就認錯。真誠、善良、負責、服從，他是一個最好的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兒子！

充滿了同志愛的工作者

白求恩大夫率領的醫療隊來到了某軍分區的衛生部。這裏的主持人官僚習氣太重，所以工作弄得很糟糕。白大夫白天檢查了病人，到了夜裏，心裏十分不放心，想看看這裏的醫生護士怎樣做工作。他獨自一個兒去查看，剛踏進病室，就聽見病人急躁的呼喊：

「護士同志！護士同志！」

沒有一個人答應。院子裏沒有值夜的護士，辦公室裏也沒有一個人影子。

「要小便，護士同志，拿便盆來！」

這是個剛動過手術的傷員的呼聲。白大夫走了過去，把門邊靠着的一個白鐵的便盆拿到他旁邊。白大夫做手勢叫他翻身，然後把便盆放在他底身子下邊，等他解完了，纔從他身子底下抽了出來。白大夫仔細地向病人問清了平常醫生護士怎樣對待傷員的。他覺得奇怪，心裏很不舒服。

他記得白天檢查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小院子不讓他去看，現在就非去看一下不可。看過之後，氣得他幾乎把鬚子都一根根豎起來了，原來裏面有剛運到的十九個傷員，還沒有拿到被服，在裏面熬着凍。他一口氣走到衛生部部長室裏。他問部長爲什麼欺騙他，爲什麼只知道自己要暖和，不管人家受寒冷，他限部長在今夜一定要想辦法給傷員蓋被子。他跟部長和醫生護士們說：

「你必須看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你的兄弟，你的父親，——因爲就真理說，是的，他們比父母兄弟還要親切些，——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當中，

要把他們放在最前頭，被子應該先給他們蓋上，你不把他看得重於自己，那麼，你就不配從事衛生事業，實在說，也簡直就不配在八路軍裏工作……」

白大夫說完，跑回自己的房間，把他自己的一牀棉被拿了出來，往桌子上放。衛生部長和醫生護士們受了這番教訓，又看到白大夫這樣的愛護同志，就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出來了，他們再三勸請，白大夫纔收回了自己的被子。

在冀中平原上，八路軍和日本鬼子激戰着。一個英勇無敵的戰士——徐連長受了重傷擡來了。白大夫很快地給他醫治，先把他的腹部從中剖開，取出一團團腸子，透過他的眼鏡，一段一段仔細檢查，凡是沒有創傷的腸子，就用鹽水紗布包起來。他查出傷口是在橫結腸和降結腸上，總共有十個穿口和裂縫。檢查完畢，他立刻把完好的腸子放進肚子裏去。經過他用心地治療，這個戰士的性命剛剛保住了。以後呢，白大夫特別關心這個勇敢的戰士，經常問：「病人經過怎麼樣？」「有變化沒有？」「脈搏怎麼樣？」「呼吸困難不困難？」在白大夫熱誠的看護下，徐連長從死中得救了。徐連長剛能吃些東西，白大夫怕護士不小心，自己煮了餵給他吃。到徐連長完全好了，要出院了，他哭着對白

大夫說：

「你是我的爸爸，我的媽媽，你比爸爸媽媽還愛我。你救了我的命，我怎能走！」

白大夫感動地掉過頭來，拍拍他的肩膀，對他說：

「那怎麼行呢？孩子，你是一個連隊的長官。你的工作是指揮連隊的戰士去打仗，去消滅人類的死敵——法西斯匪徒。連隊需要你，戰爭需要你，這兒不需要你。」

當他們要立刻分手的時候，白大夫幾乎把哭泣着的徐連長抱在自己懷裏，說：

「不要哭，這是我應盡的義務。不要感謝，也不要報答。大家都是同志，都是替革命工作。我把你救活了，就等於救活我自己一樣快樂。」

徐連長癡癡地盯着白大夫，好一回，纔緩緩地走了。

白大夫爲什麼這樣愛護徐連長和所有的戰士呢？因爲這些人都是革命戰士，他自己也是一個革命工作的戰士，所有的革命同志都是一樣的：不分什麼

中國人或外國人，不管你是幹什麼的，我是幹什麼的，大家只有一個爲全人類服役，勝利完成革命的信心！

白大夫在游擊區裏跟受傷的戰士說：

「革命友愛不分中外，我到這兒來看你，是我的責任。」

白大夫在後方醫院裏親自給患疥瘡的傷員洗澡，給他們擦硫磺藥膏，同時還慈愛地說：

「孩子，忍一忍，一會就好了，以後永遠也不痛了。」

白大夫在又一個醫院裏，很吃力地把一個傷員的骨頭鋸斷下來了，給病人縫合皮膚，又包紮好綑帶，他自己馬上躺到另一張手術臺上，緊靠着傷員，解開衣服，對他的助手說：

「來，快點輸血……」

病人動了大手術需要輸血，可是護士不肯把自己的血輸給別人，就假裝身體不舒服，不能輸血。他便自己貢獻出他寶貴的血液來。這樣，一個加拿大戰士的血便輸到了中國戰士的身上。輸完血，白大夫跳下手術臺，愉快地說：